



我們所認識 的 李尚大

新學
PDG

我們所認識的李尚大

我們所認識的李尚大

陳村牧

張聖才 蔡繼琨合著

前 言

多年前與陳村牧老師、張聖才老師談起李尚大不知做了多少好事，而且做好事不望報，甚至好事做完就忘了。他的道德嘉行，為識者與不識者所欽仰，咸以有此同學同事為榮，認為應以我們的角度，將其事略寫我們對他的認識，公諸于世，遂即定書名為“我們所認識的李尚大”。以村牧老師領銜，交由我執筆。尚大在得知此事後，幾番極力表示反對，但是我們一致認為，這并非是為尚大個人揚名，將其人其事訴諸文字的主要目的，更在於勉勵今人，激勵後代，就此而言，縱是我們滿頭飛雪，也責無旁貸。

數年前獲悉村牧師病重，乃邀請廈門大學藝術教育學院劉以光院長偕同前往集美學村拜候，其長公子毅中兄隨侍在側，恐有擾其清神，以心照代替談話，他竟問起寫書情況，我愧答即將動筆。後又偕陳炳煌同學拜候聖才師，他告訴我尚大也請他勿寫此書，隨後他給我信，說明他確已沒有精神執筆了。我因為福建音樂學院事，幾年來海內外東

奔西跑，動筆后寫寫停停，一隔又是幾年。

僑寓印尼的李尚大，他的名字是與他的愛國愛鄉愛世人的美德聯系在一起的，在大部份人的心目中應當不陌生，他的好事可做多了，這里所寫的只舉其大者。在撰寫中村牧師不幸辭世，聖才師又長卧病榻，無從請教。幸時有尚大熱心公益的嘉行傳來，使我頻添欣然之笑，雖拖延至今，但也可謂是收之桑榆。只因條件所限，加之年高筆拙，行文難免挂一漏萬，惟時不我待，就此付梓，算是完成了我們三人的約定，和我個人的責任與願望。

蔡 繼 琨

二〇〇〇年秋于福建音樂學院

年九十有二齡

引 子

在世界任何一個國家，受國家最高首腦接見都會被視為一種榮譽。一個國家的首腦在國外接見旅居當地的僑民，更是一種殊榮。1994年歲末，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江澤民在印度尼西亞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三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時，第一天就在百忙中親切接見了當地的一位華人，他就是李尚大先生。

一座地處山區小鎮的學園，竟能引起衆多海內外知名人士的深切關注，他們翻山越嶺，為的是一睹這所名為“慈山學園”的風采，創辦并主導管理這所學園的人，就是印尼著名的愛國華人李尚大。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江澤民主席接見李尚大、
李川羽、李龍羽父子時合影



江澤民主席與李尚大夫婦親切交談

故 土

位于中國福建省東南部的安溪縣是著名的茶葉之鄉，面積 3057.8 平方公里、人口 105 萬。這裡山川秀麗，氣候溫和，土壤肥沃，雨量充沛，適宜農作物和茶樹生長，四季風和日麗、茶果飄香。

安溪歷史悠久，是個置縣已逾千年的古老縣城，也是全國著名的僑鄉和臺胞主要祖籍地。一個多世紀以來，有 80 萬的安溪人飄洋出海，散布在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遠離家鄉和親人，在外不辭勞苦，辛勤創業。現有旅外鄉親 300 多萬人，其中臺胞 200 多萬人，約占臺灣人口的十分之一。他們雖然分布在海外，却情牽故土、熱心桑梓建設，對祖國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起着積極的作用。

有“小泉州”之譽的湖頭鎮位于安溪縣西北部，這裡崇山環抱、一水拖藍、中分閭苑，因地形酷似大湖，經南宋著名理學家朱熹的點綴，雅稱“湖頭”，美名沿用至今。這裡山明水秀、物產豐富，是安溪的茶果之鄉。湖頭人杰地靈，人

才輩出，為收復臺灣曾作出重大貢獻。以理學名臣著稱的清代康熙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李光弟就誕生在這裡。在當今的海外鄉親中，有一對兄弟格外引人注目——這就是印尼雅加達安溪福利基金會主席李尚大和他的胞弟李陸大。

1921 年出生在安溪湖頭的李尚大，字霄然。父親李調琴，字瑤悌，號和聲，是當地的名士。1923 年，他為了家鄉的建設，培育人才，在大寨山下創辦了慈山小學。尚大的母親姚卡，是位善良而又慈祥的家庭婦女。尚大有姐姐和弟弟，雖然家里人口衆多，但在父母的精心操持下，全家也其樂融融。可是在 1931 年，父親李調琴因患傷寒，被庸醫所誤，不幸病逝。這一年尚大年僅 10 歲，突如其來的變故使家里蒙受了沉重的打擊。雖然家有薄產，但失去了父親這一支柱，要維持一家人的生計，也并非易事，多虧母親勤儉持家，量入為出，支撐着這個家庭。

小時候好動又頑皮的尚大不好好念書，但他的母親却堅信教育會改變一個人，不論尚大在安溪城關、還是到廈門讀書，她都想方設法籌集路費與學費，保證尚大每學期

按時注册入學。在家庭經濟相當拮据的情況下，她仍堅持送子女們上學。對於尚大，母親的願望只有一個，那就是通過學校的教育和教師的培養能使他成一個對社會、對國家有用的人。就這樣，尚大在母親的勉勵和鞭策下完成了大學的學業。

尚大在回憶自己的少年時代時說：“我自幼就是一個極調皮的野孩子。專說大話騙人，八、九歲就會糾合別人、自己當賭東賭錢，自以為是英雄，找理由和人打架，不上課而逃學，騙老母親、偷自家的東西做大哥。凡是野孩子可以做出的壞事，都可以在我身上找到。認識我父母的親友都會搖頭嘆息，認為先父生前並沒有做出什麼壞事，為什麼會生出這麼個壞兒子。我的母親死不了這條心，相信教育的作用，硬把我送到學校里，我是出了名的‘游學生’，從這個學校‘游’到另一個學校。我一生呆過了不下十家學校。我的母親不知哭了多少回，流了多少泪，總算讓我讀完了大學，雖然沒有什麼成就，但也沒有變成壞人。”

正是這位仁慈而剛毅的母親，她的一言一行對尚大的一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當回憶往事時，尚大深情地寫道：

“我無限思念母親的恩德，是她仁慈寬宏而又果斷的精神教育了我。母親的懿行嘉言，我永銘心中，受用無盡。”

對於自己的成長，尚大除了感念母親外，他還感謝許多教育過、幫助過他的老師。一次，他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說了這樣一件事：“我小時在廈門念初中是刁蠻生。白天上課我偷走，晚上在宿舍里，又與同學偷偷外出看電影、吃小吃。學校的老師都搖頭，認為我無可救藥，學校領導會議上討論，決定開除我。陳后潮老師總是為我辯護，說我本質不壞，有錢時與同學同吃，有同學生病我不但會給錢，還帶同學去看病。教好學生是老師的責任，所以陳老師對我特別關愛，他常跟在我后面，冬天的晚上，我經常偷跑去看電影，陳老師就站在校門口八點等到十二點。我能順利讀完初中就碰到了這位好老師。”

像陳后潮這樣的老師還可以列出許多：廈門大同小學的吳龍江老師、廈門雙十中學的張聖才老師、集美學村的陳村牧老師等，正是在這些老師的關愛和教育下，尚大完成了從小學到大學的全部學業。每當談起他們，他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李尚大夫婦與陳村牧先生(中)于陳嘉庚故居

1947年，尚大從福州的福建學院畢業。這一年的下半年他回到了廈門，后應聘到位于安溪赤嶺的藍溪中學任校長，不久在廈門開了一個商行。

隨着解放軍跨越了長江天險，并大舉南下進軍八閩之際，一天，有人告訴尚大，說廈門警備司令部的特務機關正盯着“太平行”，說商行內有多位學士（即大學生）犯上嫌疑。爲此，他勸說尚大還是馬上離開廈門爲好，以免遭受不測。就這樣，尚大連家也沒回，就離開廈門，逃往香港。后來幾經輾轉到了印尼，不料這樣一去就是三十六年。

初到印尼，舉目無親的尚大投靠先前到印尼的同學，在其幫助下到陳六使屬下的公司當伙計，負責貨倉事務，受盡挫折。直到五十年代，他和友人合作收購土特產的小本生意。六十年代，他又轉營伐木業，并于七十年代創辦了膠合板廠、鋼鐵廠等企業。

歷經了半個世紀的拼搏，尚大在印尼成爲享有信譽的

華人企業家。

每一位成功的人總有一位賢內助，尚大與廈門名媛吳燦英結婚，是他成家的開始，也是他立業的開始，吳燦英不僅是相夫教子典範，且事親至孝至愛，允稱巾幗楷模，他們生有一女雪蕾，兩子即川羽、龍羽。子女有成，且有守有為，并有父風，朋儕喜慶尚大后繼有人矣。



李尚大全家福

造福桑梓

濃濃鄉情

尚大雖然身居異國它鄉，却心念祖國、情牽家鄉，他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國。

“月是故鄉明，山是慈山親”，多少次他夢回故土，惦記着回家鄉看看，與鄉親們聚首，這一直是他多年未能了却的心願。

1985年冬天，尚大回來了！他帶着一顆熾熱的赤子之心，毅然回到了闊別了近四十年的故鄉。

在尚大的印象里，家鄉湖頭是美麗的，在他的想象中，經過幾十年的建設和發展，湖頭應該更加的美好。但是出乎他的意料，當他踏上了這片故土，才發現——幾十年過去了，家鄉依然是貧瘠、落后與閉塞，鄉親們仍然沒有擺脫貧困的羈絆。這的確與他的想象有着巨大反差，他那顆滾

燙的心被深深地刺痛了。

站在故鄉的土地上，六十多歲的李尚大落下了傷心的泪水。過後，他在給友人的信中說：“肯定家鄉有了進步，有不少好的變化。可是太慢太少，太可憐了。人家走路是用飛機，我們還是用自行車。不說與先進國家作比較，與東南亞各國還是處在發展中國家作比較，也是差了一大截，最少有 20 年的距離……”

雖然家鄉落后的現實讓尚大難過，但他深知回來的目的不僅僅是爲了重溫鄉情，印入眼簾內的這些情形，更增添了他爲家鄉建設盡心力的決心。他深知要改變家鄉的落后面貌，必須先從教育入手，提高人的素質，提高科學技術水平，爲家鄉爲社會培養有用的人才。

尚大早年就讀于陳嘉庚先生創辦的集美中學，深受陳嘉庚先生愛國興學精神的薰陶。這位被毛澤東譽爲“華僑旗幟，民族光輝”的華僑領袖，始終是尚大推崇的榜樣。

“努力爲社會培養出更多的有用人才，以幫助家鄉脫貧致富。”總是十分敬仰地稱陳嘉庚先生爲“校主”的尚大，